

2002.8.1
263

女性悲剧

华夏出版社

夏树静子著
穆广菊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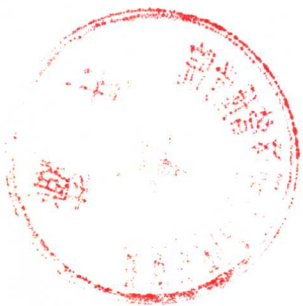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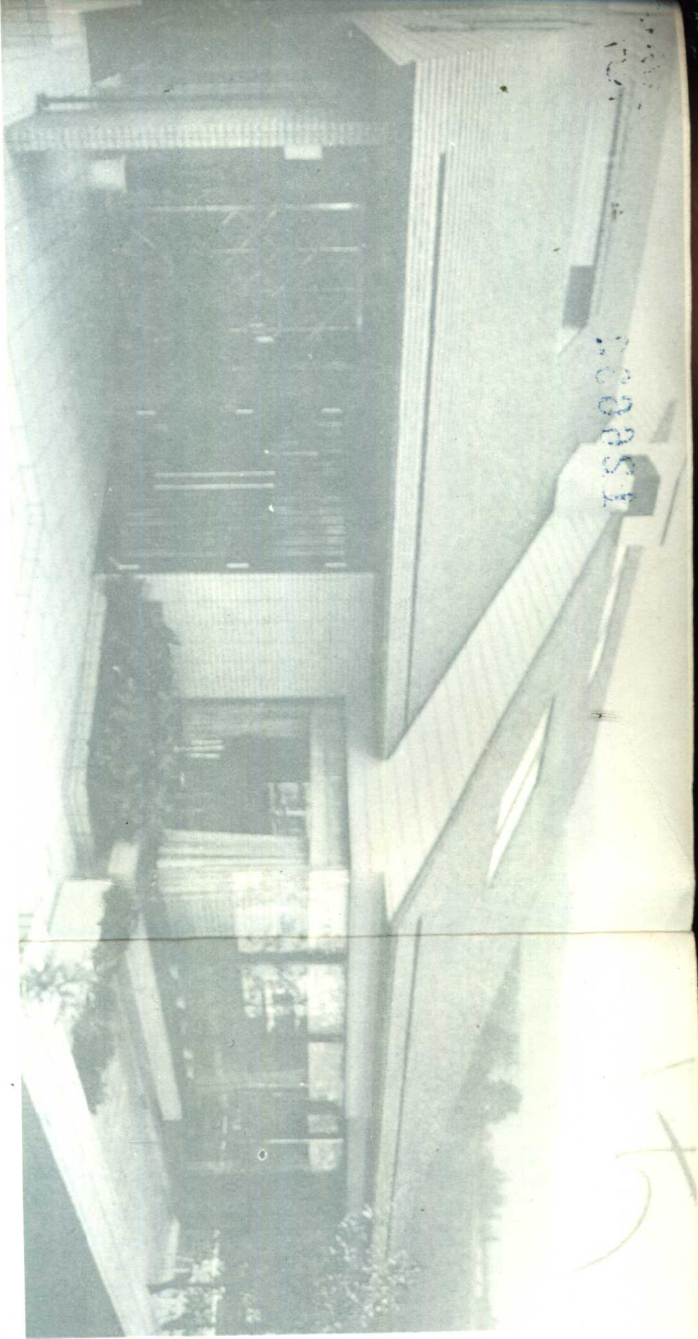
000051

126633

I313.45
1451

女性悲剧的

夏树静子



华夏出版社

一九九零年·北京

菊

译

女性悲剧

〔日〕夏树静子 著

穆 广

•
华夏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4号）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市人民文学印刷厂印刷

•
787×1092毫米32开本 6.75印张 144千字 插图2

1990年6月北京第1版 1990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9000册

ISBN7-80053-734-X/I·200

定价：2.70元

主要人物表

和什与兵卫	和什制药董事会会长，66岁。
阿 峰	和什与兵卫之妻，62岁。
和什繁	和什与兵卫小弟弟，和什制药公司董事，60岁。
淑 枝	和什与兵卫妹妹的女儿，摩子之母，45岁。
道 彦	淑枝的丈夫，生物学教授，42岁。
摩 子	淑枝的女儿，女大学生，22岁。
卓 夫	和什与兵卫大弟弟之子，和什制药公司秘书处秘书，28岁。
间崎钟平	外科医生，34岁。
一条春生	摩子的家庭教师，25岁。
中星右京	富士五湖警察署刑侦队队长，40岁。
鹤见三郎	县警总部特动队队长，43岁。
相浦克平	富士五湖警察署长，53岁。

内 容 简 介

瑞雪纷飞的山中湖畔，在日本首屈一指的大制药公司的大亨和什与兵卫的别墅里，一家人正喜气洋洋地庆祝一年一度的团圆。突然，一场悲剧的帷幕拉开了！

和什家的掌上明珠、女大学生和什摩子杀害了别墅的主人——她的舅爷爷和什与兵卫。应邀前来帮助摩子修改论文的家庭教师一条春生也卷进其中，出于和什一家的强烈希望，她协助伪造了外来犯罪的现场。然而，有人却在暗地里做了手脚，为警方破案提供了蛛丝马迹。隐藏在事件背后的真相何在？

夏树静子是日本久负盛名的现代作家。此书是她的长篇推理小说代表作。1984年出版，同年连续印刷9次，十分畅销，并被拍成电影，成为1985年日本四大优秀作品之一。

本书原名《W的悲剧》。“W”，取自日语中和什姓氏的字头，同时也寓意着Women——女人的不幸命运。

2012.7.4

目 次

第一章	湖畔的人们.....	(1)
第二章	雪中的序幕.....	(24)
第三章	攻守同盟.....	(43)
第四章	秘密的暗示.....	(65)
第五章	内部犯的计划.....	(92)
第六章	悄悄的脚步声.....	(120)
第七章	崩溃了的防线.....	(140)
第八章	柳暗花明.....	(159)
第九章	深夜幕落.....	(187)

第一章 湖畔的人们

1

1月3日——

开往御殿场的朝切号特快电车中午从新宿发车时，大部分座席都有乘客。同时，从另一个站台发出的开往箱根汤本去的电车，也几乎满员。这些人多是利用新年的最后一天假期和星期天去箱根洗温泉的旅游者。

与此相反，开往御殿场的电车上的乘客，大都是新年到东京来参拜明治神宫等回来的人。电车开到町田，就有一多半人下了车。此线沿途没有什么特别的观光地和温泉。虽然御殿场的前面就是富士山和富士五湖，冬天却是淡季。电车接近终点时，乘客已寥寥无几。

电车离开东京时，天还很晴。过了松田，空中开始罩上一片雪云，待下午2点到达御殿场时，已是雪花飘飘了。

一条春生缓缓从下空了的电车上走下来。迎着寒冷的北风，她不禁把头缩进围巾里，一面用似乎是欣赏的目光打量着站台上破旧的房顶和柱子。

车站上的房子多是旧式木制平房。出了检票口，三角形屋顶下的挂钟刚刚指向2点30分。“这房子倒真可以称为‘驿舍’！”春生有些感慨。

雪花飘落在小站前不大的广场上。广场对面并排有一家土产店和旅馆。挂在旅馆屋檐下的新年装饰用的稻草绳，随风晃动着。

从电车上下来的人群，朝着各自要去的方向散去了。也许是由于季节尚早，前来滑冰滑雪的人格外稀少。

几辆出租汽车和小汽车在广场上转游着。她轻轻地摇了摇头，谢绝了一辆朝她开过来的出租车，向车站左边走去。标着“公共汽车站”的路牌箭头正指向那边。

各路公共汽车的牌子一个挨着一个。路边停靠着两三辆汽车。排气管里正吐出一团团白色烟雾。

和什摩子曾经告诉她，到她家的别墅去可乘坐开往旭日丘的车。本来摩子还说让家人开车来接，春生当时出于客气就拒绝了，并约好到达御殿场后，在乘公共汽车去别墅之前先给她打个电话。

开往河口湖和旭日丘的公共汽车标牌是一个。汽车经由旭日丘；从富士吉田开往河口湖，有时也在旭日丘停站。旭日丘是山中湖畔最热闹的中心。

春生看了一下时间表，公共汽车每两个小时发三辆车，下一班是2点30分。

她从小挎包里掏出钱包和记事本，抬起眼来寻找公用电话。只见一个身材魁梧的男子朝她走来，遮住了她的视线。

“是去河口湖的吗？”

嗓音有点粗哑，语气却很轻松。来人身着防尘短外衣，身材高大、面容粗犷，嘴唇稍厚，看上去30岁出头，或更大些。

“不，只到山中湖。”春生答道。

“山中湖哪边？”

来人微笑了一下，春生感到了对方打量的目光。春生身穿里层带毛的巴巴里风衣外套，脚蹬印第安长筒靴，肩挎旅行包，手里提着一个精巧的波斯顿提包，这模样，一定给他一个愉快的单身旅行的职业妇女印象。

“旭日丘。”

“噢，刚好和我同路。可以的话，请坐我的车吧。”

他指着小站广场外侧一辆东京编号的运动型高级奔驰牌轿车说。

春生收回视线，目光锐利地看了看这个人。常常碰到这样的邀请。特别是一个人出外旅行时，有些热心人常让搭他们的便车。只要看出确实是出于好心，自然是连忙道谢，图个方便。大概受到了美国式搭便车风气的影响，并没有什么抵触的感觉。但是，必须是直感上觉得是安全的，才敢这样做。

春生停了一下说：

“谢谢。不过和朋友说好，要她到公共汽车站来接的。”

“已经约好了吗？”

“正要去打电话。”

“那么索性告诉她直接到她家不也挺好么？”

“嗯，不过……”

不过，从公共汽车站往别墅去的路上，还可以先向摩子打听一下别墅的情况……

春生悄悄地这样想。

“不过，我还是坐公共汽车吧。”春生说。

“是么？那好吧。”

那男子似乎有点遗憾地皱了皱粗黑的浓眉，然后迅速地

转身离去了。

看着他坐上驾驶座开走了车，春生才走到车站这边。她一眼看见了那株光秃秃的银杏树旁黄色的公用电话。

刚才那个人是坏人还是热心人呢？

春生望着车子驶过的路面，不由得这样想。有些人靠直感难以判断，不过还是拒绝了好。

她走进电话亭，拨了别墅的电话号码。山中湖畔属于山中湖村，从御殿场再往前走，就算是市外了。

呼叫声响了三次，传来一个年轻女子的声音：“喂喂，这里是和什家。”显然不是摩子的声音，或许是从东京去的女佣人。春生往电话机里放了一个100日元的硬币。

“我姓一条。摩子在吗？”

“在，请稍等一下。”

过了一二分钟，“喂、喂，”电话里传来了一个女子柔和的声音。一听这天生的甜嗓子，春生一下就知道是摩子了。

“摩子吗？我已到御殿场了。”

“啊，老师，我早就在等您啦！”摩子的声音流露出发自心底的喜悦。

“时候已经不早了，正担心呢！”

“对不起，昨天晚上和脚本班的几个同事凑人头打麻将，今天早晨一下睡过头了。你的工作进行得怎么样了？”

“做了……可是，老师不给看看，心里总是不踏实……”

乘两点半的公共汽车，到旭日丘公共汽车站下车，路上要花40分钟。摩子说她来接。

“大家都来齐了吗？”似乎听到了电话里嘈杂的人声，春生问。

“大都是昨天刚到的。公司的秘书长和女佣人还在，待他们离去后，今年好像一共8个人。”

“全是你的亲戚吧？”

“是，是啊。”

“真的不给你们添麻烦吗？你们全是自家人，我……”

“哪里，倒是让老师您过年了还跑这么远。妈妈说我太难为您了，正感到非常不安呢。可是，您到底来了，太好了，真是……”摩子放心地喘了一口气。

“那么，我就不客气地前去打扰了。”春生说完，放下话筒，提起放在脚旁的波士顿提包走了出来。雪下紧了。手提包很重，里面装了一本常用辞典和两本专业书。

和什摩子是东京私立女子大学英文专业四年级的学生。一条春生比她高三届。25岁，未来的剧作家。一般来说，原本不能称作老师，只是由于春生业余担任摩子英语会话的家庭教师，所以也就被她称作老师了。

摩子的家庭关系比较复杂，她的舅爷爷和什与兵卫，是日本首屈一指的大制药公司——和什制药公司的董事会会长，他的名字连同他的公司在国内闻名遐迩。和什家每年过年的时候，与兵卫都要集合亲戚们到他位于全国各地的山庄别墅去团聚一次，届时打发佣人们都回去，只留下他们全家人一起团圆二三天。今年他们选择了山中湖畔的别墅。本来春生不可能参加，但由于摩子的再三请求，临时也就一下子决定来了，主要是要帮助摩子修改即将提交的毕业论文。

毕业论文写的是英国女作家弗吉尼亚·吴尔夫，主要是对《黛洛维夫人》的探讨。摩子虽然能充分理解吴尔夫，但她从附属小学到大学都是同一个私立大学，没有经历过入学考

试的锻炼，语言表达能力比较差。而英文专业的毕业论文又必须用英文写，而且论文提交后，还要进行面试。为了赶上1月10日提交论文的期限，摩子请春生给她看看论文，改改其中的谬误，并演练一下面试。

那是圣诞节刚过的一天，摩子突然失去自信，几乎是哭着来恳求春生。春生一时难以拒绝。不过，即使是再非分的请求，春生对摩子也是不能拒绝的。这位无论从精神或是身体方面还只能说是一朵温室兰花的纯洁柔弱的姑娘，无论谁站在她面前，都不能不想保护她。也就是说，她天生就具有如此的魅力。

事实上，在关系复杂的和什家族中，也只有摩子，是谁都喜欢的。

是的，谁都爱摩子。这，也成为一切悲剧的起因。

2

发车时，车站上大约集聚了10个人。

汽车2：30分从御殿场站正点开出，穿过商店街，开到了138号公路上。迎面，富士山巍然高耸，山上白雪覆盖，一道道黑绿色的林带，自山顶粗描而下，愈显出山势的雄浑与险峻。

平坦坦的柏油马路蜿蜒伸展，渐去上坡。透过车窗，富士山盈窗巍然屹立，和以往坐新干线凭窗远望的模样截然不同，此刻，仿佛那雄伟高大的富士山近在眼前。已经置身于富士五湖的激动，顿时在春生心中油然而生。

飘飞的雪时紧时慢。路两旁闪过一片片菜地和杉木林，时而还闪现出一片片美丽的、荡尽树叶的秃树林。一棵棵叶

松挺着又细又直的腰杆儿直刺天空。树间存有积雪，淡淡的夕阳斜照在树梢上。路的前方依然可见富士，山峦接着山麓蜿蜒挺伸，一座座像屏风一样围限了视野。汽车在辽阔的原野上奔驰。

每到一站，车上麦克风都要报站，每次都要下去二三个人，却没有人上车。

车在九十九弯坡^①上行驶，仿佛要把所有的弯坡来一清算。当道路拐过另一个锐角，迎面出现一个隧道，“山梨县—山中湖村”的路标赫然入目。

穿过短短的隧道，看到“笼坡岭”的牌子。笼坡岭海拔1015米，这条路古代被称作镰仓街，是东海道的鲜鱼、盐以及镰仓、江户文化进入甲洲的捷径。同时，这条路又比暴风雪而尽人皆知。“汽车到达前方是旭日丘。”汽车录音磁带里的一个女子录音还未放完，汽车就又开上了一个陡坡。雪越下越紧了，路旁的房屋都披上了银装。

前方似乎就是山中湖畔别墅区。房屋的构造与刚才看到的民房迥然不同，显示了不同的设计情趣。

下坡尽处现出了湖水。坡路与沿湖公路构成直角，拐角处就是旭日丘停车站。

春生从座席上站了起来。伫立在汽车站亭下的摩子身影首先映入她的眼帘。她今天穿着一件粉红色短大衣，深棕色的裙子下边，露出两只细长的腿，脚上穿着一双高跟短靴。无论什么时候见她，都是那样柔美、那样漂亮。摩子一看见春生，白皙的脸上一下绽开了笑容，摇晃着手臂迎了上去。

^① 九十九弯坡：地名。

“新年好！”摩子对走下车来的春生致意，春生也作了同样的问候。一说话，大家嘴里都冒出一团团白色的哈气。

“这里很冷吧？”

摩子担心地抬起头看了看春生。摩子瘦瘦的瓜子脸，细细的眉眼，端庄的高鼻梁，一副标致的日本女孩长相。从嘴唇到下巴那微微鼓起的轮廓，更显得格外地柔和可爱。

“很冷，不过，没关系。”春生一面回答，不禁打了个寒颤。

“早知道让车来接好了……”

“从这到你家远吗？”

“走快点的话15分钟。”

“那没关系，走着去吧。”

路对面，汽油站，餐厅、土产品商店，一家挨着一家。好像还有胡同，可能是旭日丘的中心繁华街。

“我家在那边。”摩子面向湖水，指了指左侧的山峰。

“位于旭日丘别墅区的西边，是个非常安静的地方……”

春生跟着摩子下了步行桥，沿着湖岸边的道路向前走去。雪渐渐认真地下了起来，一辆辆车从身后驶过，雪地上几乎不留痕迹。路上也几乎不见行人。

“湖水已经上冻了吧？”

“不全是，有水眼的地方听说不上冻。”

湖面上一片白茫茫的浓兰，好像翻卷的波浪突然冻结在那里，呈现出静止的波形。远处似见二只小船在垂钓，可能是在吊若鹭。不见滑冰的人们。岸边干枯的芦苇在寒风中摆动，一片萧瑟的景象，而前方巍然屹立的富士山却又使一切变得雄浑了。

湖岸边有一座宾馆，大门上挂着装饰用的门松，前庭种

满了白桦树，从那里传出阵阵立体声音乐。摩子看着那边说：“整个冬天，好像只有新年才有客人来这里住。”

从宾馆前走过，又是一家别墅。旭日丘北面环水，别墅从3个方向拥抱着中心繁华街。从湖畔公路岔出好几条数米宽的道路又从那里延伸出许多小道，像树枝那样通向各家各户。

摩子带春生从旭日丘路口数第三条道上向左拐过，变成背向湖水了。路开始有点上坡，冻路上覆盖着一层白雪，两侧的木栅栏上，雪花正在积聚，一旁地上积有很厚的残雪。摩子说：“路很滑，小心脚下啊。”

这附近的别墅一家一家离得较近，越往上走，间隔越远，面积和规模也愈来愈大。多是些漂亮的西洋式建筑，时而也看见几所纯日本式或三角形屋脊的小木屋。一座座别墅中间种着许多松树、落叶松、橡树及白桦树等。

山里的黄昏来得比较早，许是空中片片雪云的覆盖，附近已显得昏暗。寒气袭人。道路右侧竖立着形状像伦敦汽灯似的路灯。放眼看去，大部分别墅都关上了门扉，四周静悄悄的，挂着某某公司或休养所招牌的大楼里，时而传出些微人语声。

坡路变得急陡，二个人不再说话，只听见彼此的喘气声，加快了脚步。这时，忽然传来引擎的轰鸣声，前方路上迎面缓缓地开下来一辆亮着小车灯的汽车，是一辆有点发白的中型小车。因为路面勉强只能通过一辆车，摩子和春生只好在栅栏的旁边停下脚步。可是车却在他们身旁停下了。

从驾驶席上探出一个年青男子的脸，笑着向摩子打招呼。他留着短短的卷发，鼻梁上架着一副金边眼镜。

“我来接你们。听他们说你冒雪出来了。”

“刚出来时，还没下这么大。”摩子认真地分辩道。

“赶快上车吧。”

那男子打开了后车门，3个人先后上了车。

“哦，我给你介绍一下，他叫和什卓夫，是二舅姥爷的长男，也就是繁舅姥爷的侄子吧，现在在和什制药公司的秘书室工作。”摩子指着驾驶座上那个男子对春生说。接着又转向卓夫：“这位就是从去年春天始教我英语会话的老师一条春生先生。虽已是我的老师，还是相当年轻的。她正在钻研戏剧创作，有时还写一些电视剧本。”“哪里，大部分是代名人手笔——”这句话已经到了春生的嗓子眼儿，可又咽了下去，因为她看见镜片里那双鸟一样灵活的眼睛射过来一道似乎是审度的目光。

接着，和什卓夫问：“辅导英语会话么？这么说，您曾经在外国生活过啦？”语气虽然恭敬，却令人感到一种逼人的气势，言外之意似乎在说理应如此。

“与其说是辅导，毋宁说在帮助她掌握英语会话的方法……学生时代曾去过美国一年……”

“嗯，您在哪个地方留学？”

“不，不是留学，只是随意到处看看。恐怕说是流浪更合适一些。”

卓夫用更加惊诧的目光看了看春生，轻轻地眨了一下眼睛，转移了视线。脸上的表情写出了他的内心，只是没有变成语言。“瞧您说的，我只是随便问一下。我刚好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留过一年学。当然是伯父拿钱让我去的。”说着，他朗声笑过，视线转向摩子。

“那么，咱们快点回家吧。会长说今天早点儿吃晚饭，然后有什么事要跟你谈谈。”

待卓夫掉过头去的一瞬间，春生看见摩子噘着嘴，垂下了眼睑。

卓夫挂上后档，以充满自信的速度向后倒车，春生脑子里萦绕着卓夫那有点轻浮的声音，以及摩子那显得有点抑郁复杂神情。

将近一年来，春生和摩子每周有两次接触，摩子断断续续地给春生讲过一些她家的情况。她说她舅爷爷最近每次见到她，都要谈她的婚姻问题，似乎想让她与本家的谁拟定婚约。

如果是真的话，这位会长秘书办公室的年轻人会不会是一个候选人？虽然唐突，但瞬间春生仿佛察觉了什么。摩子的态度，清楚而又无可争辩地写在她的脸上——谁都爱摩子。难道说她比谁都孤独吗？——春生突然这样想到。

3

卓夫的车在滑滑的雪道上一直退着行驶，拐弯时也不减速，最后在一座敞开着沉重的铁栅栏门的别墅前停了下来。石头门柱上，嵌着一块铜制的姓氏板，上面刻着“Watsuji”、那潇洒的手写体，尤其那个大大的“W”，在雪光的辉映下，愈发显得突出。

车开到院内，卓夫开始小心翼翼了，他慢慢地把车倒进了前院不远处的车库里。那里还另外停着两辆车。车库的屋顶上已盖上了一层薄薄的雪。

春生曾估计过和什制药公司会长别墅的壮观。此刻身临